儒林外史/第3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六回　常熟縣真儒降生　泰伯祠名賢主祭

下一回▶

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，叫做麟紱鎮。鎮上有二百多人家，都是務農為業。只有一位姓虞，在成化年間，讀書進了學，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，只在這鎮上教書。這鎮離城十五里。虞秀才除應考之外，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，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，就去世了。他兒子不曾進過學，也是教書為業。到了中年，尚無子嗣。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，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，上寫著《易經》一句：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」當下就有了娠。到十個月滿足，生下這位虞博士來。太翁去謝了文昌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，字果行。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，太翁在人家教書，就帶在館裏，六歲上替他開了蒙。虞博士長到十歲，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，賓主甚是相得。教了四年，虞太翁得病去世了，臨危把虞博士託與祁太公。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。祁太公道：「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，如今先生去世，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。」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，到書房裏來拜，就帶著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。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。

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。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，古文詩詞，天下第一。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，就隨著他學詩文。祁太公道：「虞相公，你是個寒士，單學這些詩文無益，須要學兩件尋飯喫的本事。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，也知道算命，也知道選擇。我而今都教了你，留著以為救急之用。」虞博士盡心聽受了。祁太公又道：「你還該去買兩本考

卷來讀一讀，將來出去應考，進個學，館也好坐些。」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，果然買些考卷看了。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，就進了學。次年，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教書，每年三十兩銀子。正月裏到館，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。

又過了兩年，祁太公說：「尊翁在日，當初替你定下的黃府上的親事，而今也該娶了。」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，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，合起來就娶了親。夫婦兩個，仍舊借住在祁家。滿月之後，就去到館。又做了兩年，積趲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，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，搬進去住，只僱了一個小小廝。虞博士到館去了，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，回家與娘子度日。娘子生兒育女，身子又多病，館錢不能買醫藥，每日只喫三頓白粥，後來身子也漸漸好起來。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，這年沒有了館。娘子道：「今年怎樣？」虞博士道：「不妨。我自從出來坐館，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。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，我心裏焦不足，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，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，或是來看文章，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。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，我心裏歡喜道：『好了，今年多些！』偏家裏遇著事情出來，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。可見有個一定，不必管他。」

過了些時，果然祁太公來說，遠村上有一個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。虞博士帶了羅盤，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。葬過了墳，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。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。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，兩邊岸上，有些桃花、柳樹，又吹著微微的順風，虞博士心裏舒暢。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，一船魚鷹，在河裏捉魚。虞博士伏著船窗子看，忽見那邊岸上一個人跳下河裏來。虞博士嚇了一跳，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。救上了船，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，幸得天氣尚暖，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，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，請進船來坐著，問他因甚尋這短見。那人道：「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，替人家做著幾塊田，收些稻，都被田主斛的去了，父親得病，死在家裏，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。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，不如尋個死路！」虞博士道：「這是你的孝心。但也不是尋死的事。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，也是人送我的，不能一總給你，我還要留著做幾個月盤纏。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，你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，自然大家相幫。你去殯葬了你父親，就罷了。」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，秤了四兩，遞與那人。那人接著銀子，拜謝道：「恩人尊姓大名？」虞博士道：「我姓虞，在麟紱村住。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，不必只管講話了。」那人拜謝去了。

虞博士回家，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。到冬底生了個兒子，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，因取名叫做感祁。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。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，祁太公來送

他，說道：「虞相公，你今年想是要高中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也怎見得？」祁太公道：「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老伯，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？」祁太公道：「就如你替人葬墳，真心實意；我又聽見人說，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。這都是陰德。」虞博士笑道：「陰騭就像耳朵裏響，只是自己曉得，別人不曉得。而今這事，老伯已是知道了，那裏還是陰德？」祁太公道：「到底是陰德，你今年要中。」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，虞博士受了些風寒，就病起來。放榜那日，報錄人到了鎮上，祁太公便同了來，說道：「虞相公，你中了。」虞博士病中聽見，和娘子商議，拿幾件衣服當了，託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。過幾日，病好了，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，親友東家，都送些賀禮。料理去上京會試，不曾中進士。

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，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，住在衙門裏，代做些詩文，甚是相得。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，名滋，字資深；見虞博士文章品行，就願拜為弟子，和虞博士一房同住，朝夕請教。那時正值天子求賢，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。尤資深道：「而今朝廷大典，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。」虞博士笑道：「這徵辟之事，我也不敢當。況大人要薦人，但憑大人的主意；我們若去求他，這就不是品行了。」尤資深道：「老師就是不願，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，老師或是見皇上，或是不見皇上，辭了官爵回來，更見得老師的高處。」虞博士道：「你這話又說錯了。我又求他薦我，薦我到皇上面前，我又辭了官不做：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，辭官又不是真心。這叫做甚麼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在山東過了兩年多，看看又進京會試，又不曾中。就上船回江南來，依舊教館。

又過了三年，虞博士五十歲了，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著，再進京去會試。這科就中了進士，殿試在二甲，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。那知這些進士，也有五十歲的，也有六十歲的，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；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，五十歲。天子看見，說道：「這虞育德年紀老了，著他去做一個閒官罷。」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。虞博士歡喜道：「南京好地方！有山有水，又和我家鄉相近！我此番去，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，團圞著，強如做個窮翰林！」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、座師，和同鄉這幾位大老。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，託道：「老先生到南京去，國子監有位貴門人，姓武，名書，字正字；這人事母至孝，極有才情。老先生到彼，照顧照顧他。」虞博士應諾了。收拾行李，來南京到任，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。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，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。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，回來陞堂坐公座。監裏的門生，紛紛來拜見。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。虞博士出去會著，問道：「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？」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矮小人，走過來答道：「門生便是武書。」虞博士道：「

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孝行，又有大才。」從新同他見了禮，請眾位坐下。武書道：「老師文章山斗，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，實為僥倖。」虞博士道：「弟初到此間，凡事俱望指教。年兄在監幾年了？」武書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門主少孤，奉事母親，在鄉下住。隻身一人，又無弟兄，衣服飲食，都是門主自己整理。所有先母在日，並不能讀書應考。及不幸先母見背，一切喪葬大事，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。門生便隨著少卿學詩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資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，果是奇才。少卿就在這裏麼？」武書道：「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，天子賜他元武湖的，他在湖中住著麼？」武書道：「他就住在湖裏。他卻輕易不會人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我明日就去求見他。」武書道：「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，因是後來窮之無奈，求個館也沒得做。沒奈何，只得尋兩篇念念，也學做兩篇，隨便去考，就進了學。後來這幾位宗師，不知怎的，看見門生這個名字，就要取做一等第一，補了廩。門生那文章，其實不好。屢次考詩賦，總是一等第一。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，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，所以送進監裏來。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我也不耐煩做時文。」武書道：「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。平日考的詩賦，還有所作的《古文易解》，以及各樣的雜說，寫齊了來請教老師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足見年兄才名，令人心服。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，容日細細捧讀。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麼？」武書道：「先母是合例的。門生因家寒，一切衙門使費無出，所以遲至今日。門生實是有罪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個如何遲得？」便叫人取了筆硯來，說道：「年兄，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略來。」即傳書辦到面前，吩咐道：「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，你作速辦妥了，以便備文申詳。上房使用，都是我這裏出。」書辦應諾下去。武書叩謝老師。眾人多替武書謝了，辭別出去。虞博士送了回來。

次日，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，莊徵君不曾會。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，杜少卿會著。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，曾收虞博士的祖父為門生。殿元乃少卿曾祖，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為世叔。彼此談了些往事。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，今日無緣，不曾會著。杜少卿道：「他不知道，小姪和他說去。」虞博士告別去了。

次日，杜少卿走到元武湖，尋著了莊徵君，問道：「昨日虞博士來拜，先生怎麼不會他？」莊徵君笑道：「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，他雖是小官，也懶和他相見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人大是不同，不但無學博氣，尤其無進士氣。他襟懷沖淡，上而伯夷、柳下惠，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。你會見他便知。」莊徵君聽了，便去回拜。兩人一見如故。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；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。兩人結為性命之交。

又過了半年，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。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，本是虞博士的弟子，後來連為親家，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。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，又賠了一個丫頭來。自此，孺人纔得有使女聽用。喜事已畢，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。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。虞博士道：「你也要備些床帳衣服。這十兩銀子，就算我與你的，你拿去備辦罷。」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。

轉眼新春二月，虞博士去年到任後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，今已開了幾枝。虞博士歡喜。叫家人備了一席酒，請了杜少卿來，在梅花下坐，說道：「少卿，春光已見幾分，不知十里江梅，如何光景。幾時我和你攜樽去探望一回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小姪正有此意，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。」說著，又走進兩個人來。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，一個姓儲，叫做儲信；一個姓伊，叫做伊昭。是積年相與學博的。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，同他見禮讓坐。那二人不僭杜少卿的坐。坐下，擺上酒來，喫了兩杯。儲信道：「荒春頭上，老師該做個生日，收他幾分禮，過春天。」伊昭道：「稟明過老師，門生就出單去傳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我生日是八月，此時如何做得？」伊昭道：「這個不妨。二月做了，八月可以又做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就是笑話了！二位且請喫酒。」杜少卿也笑了。虞博士道：「少卿，有一句話和你商議。前日中山王府裏，說他家有個烈女，託我作一篇碑文，折了個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。我轉託了你。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？為甚轉託我？」虞博士笑道：「我那裏如你的才情？你拿去做做。」因在袖裏拿出一個節略來遞與杜少卿，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。家人拿了銀子出來；又稟道：「湯相公來了。」虞博士道：「請到這裏來坐。」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去；進去了。虞博士道：「這來的是我一個表姪。我到南京的時候，把幾間房子託他住著，他所以來看看我。

說著，湯相公走了進來，作揖坐下。說了一會閒話，便說道：「表叔那房子，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，是我拆賣了。」虞博士道：「怪不得你。今年沒有生意，家裏也要喫用，沒奈何賣了，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嗄？」湯相公道：「我拆了房子，就沒處住，所以來同表叔商量，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。」虞博士又點頭道：「是了，你賣了就沒處住。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，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。」湯相公就不言語了。杜少卿喫完了酒，告別了去。那兩人還坐著，虞博士進來陪他。伊昭問道：「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與？」虞博士道：「他是我們世交，是個極有才情的。」伊昭道：「門生也不好說。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，而今弄窮了，在南京躲著。專好扯謊騙錢。他最沒有品行！」虞博士道：「他有甚麼沒品行？」伊昭道：「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，所以人都笑他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，俗人怎麼得知？」

儲信道：「這也罷了；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，不要尋他做。他是個不應考的人，做出來的東西，好也有限，恐怕壞了老師的名。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，老師託他們做，又不要錢，又好。」虞博士正色道：「這倒不然。他的才名，是人人知道的，做出來的詩文，人無有不服。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，我還沾他的光。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，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。」兩人不言語了，辭別出去。

次早，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，犯了賭博，來討收管。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，進來稟過，問：「老爺，將他鎖在那裏？」虞博士道：「你且請他進來。」那監生姓端，是個鄉裏人；走進來，兩眼垂淚，雙膝跪下，訴說這些冤枉的事。虞博士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，每日同他一桌喫飯，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。次日，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，將那監生釋放。那監主叩謝，說道：「門生雖粉身碎骨，也難報老師的恩。」虞博士道：「這有甚麼要緊？你既然冤枉，我原該替你辯白。」那監生道：「辯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，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，心中疑惑，不知老師怎樣處置，門斗怎樣要錢，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。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。門生不是來收管，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！這個恩典，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！」虞博士道：「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，作速回家看看罷，不必多講閒話。」那監生辭別去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，上寫道：「晚生遲均、馬靜、季萑、蘧來旬；門生武書、余夔；世姪杜儀同頓首拜」。虞博士看了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慌忙出去會這些人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先聖祠內，共觀大禮之光；國子監中，同仰斯文之主。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